

机密文件
注意保存

编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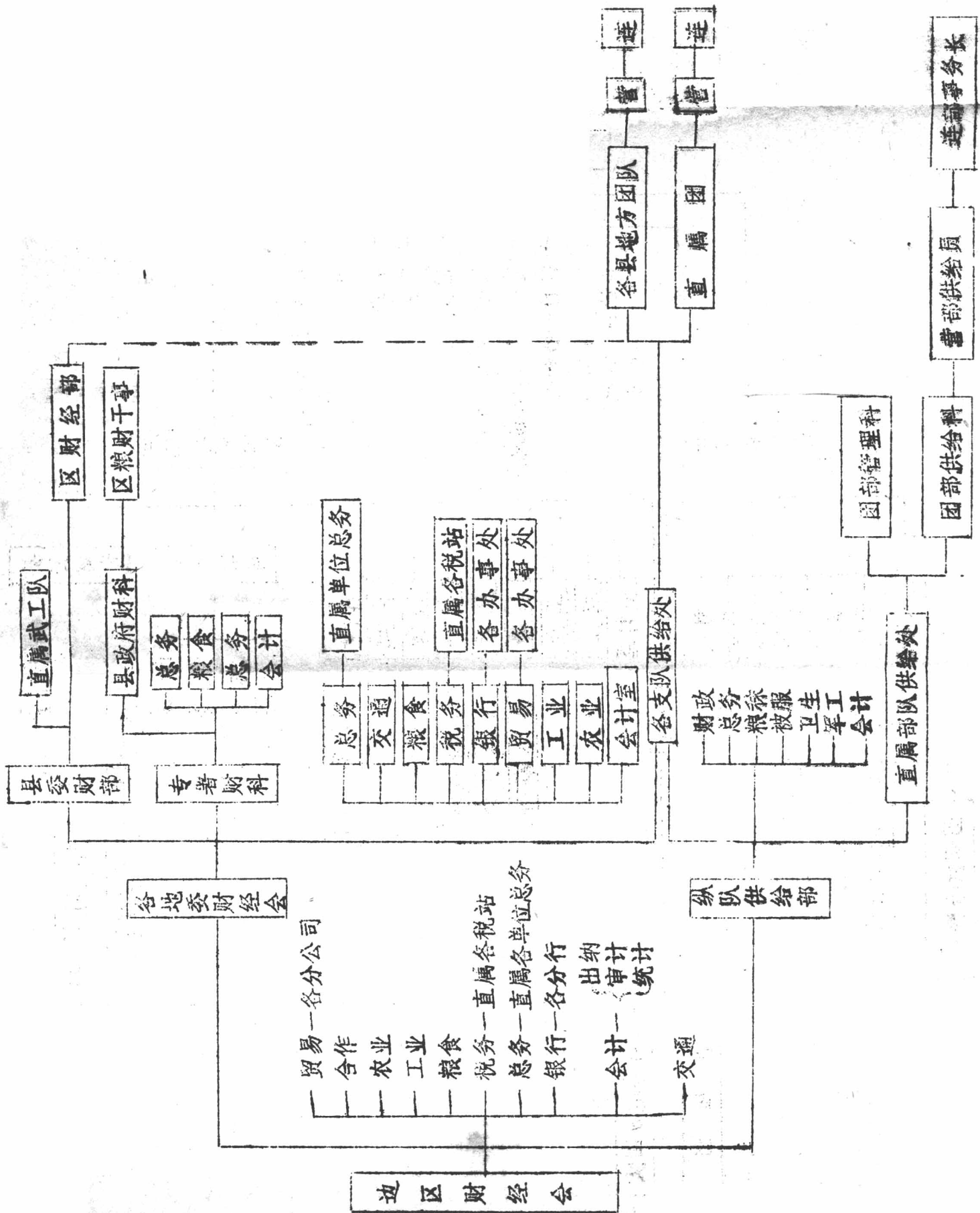
闽粤赣边区
党史资料选编

(1948年—1949年)

第四册

中共闽粤赣边区党史编审领导小组办公室编

一九八四年二月



目 录

中共闽粤赣边委四项具体工作.....	(1)
中共闽粤赣边区工委为粉碎敌人的进攻，致 各地委、支队的一封信.....	(6)
中共闽粤赣边区工委关于过去一年工作总结.....	(21)
中共闽粤赣边 第一次党代表会议决议案.....	(33)
中共闽粤赣边区党委会议记要.....	(67)
中共闽粤赣边区党委第一次财经会议决议.....	(93)
中共闽粤赣边区党委政权会议决议.....	(117)
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对闽粤赣边区工作的指示.....	(140)
中共闽粤赣边委党委对妇女工作初步总结.....	(150)

中共闽粤赣边委四项具体工作

(一)武装斗争问题：

1. 普遍发展与建立主力：一尚未普遍发展的地区。应力求普遍发展建立地方性武装，组织武装工作队、民兵，然后按照十月指示（（1）按地区大小，给养需要等去决定主力大小；（2）不是硬生生的抽调合并，而是从配合行动或集中行动去建立；（3）不要作过分削弱地方武装的力量。）建立主力，如已普遍发展的地方，则应迅速组织主力，提高战斗力应付形势发展的需要。二扩员基本上应该从发动群众，减退租息，清算斗争分粮浮财等群众斗争中去扩大。在有利的条件下收编土匪及适当的条件下利用招兵买马的方式。三建立主力办法，是从英勇作战，爱民拥政，有威信及到处受群众爱戴中去培养。

2. 冲破敌人的包围限制：一发展到一个相当时期，常常可能碰到敌人兵力的包围或敌人坚固据点限制我们的发展，因此，在开始发展时在思想上不要强调一时一地的得失。二碰到上述情形时，不是抱着与敌人对峙，而是绕过敌人坚固据点，或向敌人薄弱之处的左右后面去发展。或者有可能时，粉碎其一路，然后再击溃其他，突破敌人之包围向外发展。因此，我们不是死守某一据点，也不是逃跑溃退。

3. 大胆领导非党武装（包括土匪及所谓民主人士武装）：一当前形势已证明中间路线的破产，或人民生活更趋困难。有不少投革命之机的人或其他武装，对这些武装有领导比没有领导好，我们不加以领导或收编便可能为敌所收编、利用，这无异增加敌人。我们必须争取其从互不侵犯、中立一直为我所用，那怕是一时或某一条件下的合作，何况现在我们是有条件加以改造。二对这些武装是来者不拒去者不留，不是吞并

而是改造，是先做好上层然后进行下层；是从军事纪律着手然后再到群众纪律；是多奖励鼓舞，但对此必须时刻警惕防止其与国民党勾勾搭搭。不要使他担负主要战线，不要使其参加秘密会议。三是独立自主，不是为他人抬轿，帮助他人发展。因此，自己可以去活动的地方，就不要通过或依靠他们去活动，除非我们没有条件去活动的地方才通过他们去发展。但也要迅速打下自己基础。四是远交近攻，在我们地区内我们有力量可以消灭的坚决消灭之。如在蒋区，我们一时不能发展的地方则我们才与之结交合作。如果被迫进入我地区时也应服从我之纪律，执行我之政策。相当时期要他们打回去，否则有力量则消灭之。但又不是消极的使他们到敌人坚强的地方去，让敌人消灭。

4. 战术的运用：一在有利的条件下集中力量突然袭击占敌人的城镇，以提高军威，震慑敌人，增强群众斗争信心。二战斗结束后应即分散于城镇四郊活动，发动群众斗争，组织群众，不好贪多或贪图久占。如敌人严重困难时则可用换防方式向敌空隙去发展。三在进攻敌之城镇时，必先了解敌情，了解打击对象，了解进退路……等，当攻入城镇后应事前准备一面战斗，一面宣传，一面没收，一面破监等，但不是强（攻）硬碰，应广泛发动政治攻势与军事行动相配合。

（二）群众斗争问题：

1. 一切为着土改：在我控制地区而群众又要求分田时则坚决分田，只有那些群众情绪不高（及）我未能控制地区，才降低口号实行减租退息、清算分粮、分浮财等斗争，从斗争迅速提高到分田的。

2. 一切为着组织民兵：发动群众斗争必须与组织民兵结合，如收缴地方反动武装去武装农民，派回该地区老战士去领导民兵。但不要过分加重群众负担，主要保卫阶级利益，保卫家乡，镇压反动。配合作

战时不要放在最前线，担任次要任务战斗去锻炼。

3.一切为着组织农会：从发动群众中去组织农会，如尚没有条件组织农会的地区，最低限度也应该有包括贫雇农为骨干的群众组织，去领导斗争。先组织农会然后组织贫农团，或且先组织贫农团然后组织农会，两种方式按具体情况决定。在蒋管区的农会如有群众的或者是能为农民利益的，打（进里）面去改变成为我之农会；没有组织农会（的）可以组织秘密农会或半公开的农会组织。未建立一面政权的地方，农会代替政权；已建立一面政权的地方，政权应该执行农会的决定。农会组织是否统一，按具体情况决定，按统线或按地方组织之。

4.一切为着春荒：必须认识春荒严重意义是大发展时期，如果不重视这一点就将犯重大错误。解决春荒的办法，如提早春耕，多种杂粮、蔬菜，多种早熟作物；春耕困难，如土地、耕牛、农具、种子、肥料等，应设法解决，并利用春耕换工、变工等形式去发扬集体劳动互助精神，造成生产热潮，使群众认识我们能破坏（旧的剥削的）也能建设。奖励劳动英雄，至春荒来时带领老区群众到新区去分粮分浮财，一面是协助新区群众进行清算斗争，分粮分浮财，解决了新区群众的粮荒又发动新区群众起来斗争发展新的工作；一面又解决了老区的粮荒并发动协助春耕。

5.一切为着一面政权的建立：在我控制之地区，应建立一面政权，可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建立，即由县到区乡或由区乡到县的建立，一切以我为主。对国民党政权（未控制地区）应迫使其执行我之政令，从部份而至完全执行我之政令，施政则以协助发动群众清算、分粮、分浮财、土改为中心工作，有余力时再进行文化、教育、卫生等工作，两重政权两面政权或中间政权的目的，都是为着一面政权的建立。

（三）统线工作：

1. 化阻力为助力：必须紧密的团结中农，对开明绅士、中等资产阶级、上层小资产阶级等，在不应该使其过早与我对立。

2. 华侨必须照顾，但又必须分别对待，对勾结官僚买办的华侨，没收其土地及其浮财余粮；对工商业家的华侨地主，则没收其土地但不没收其浮财；对小商人职员之华侨地主，则没收其土地而又看其需要分给土地；对店员苦工之华侨，则分给土地，愿意回国的华侨也可分给以土地。

（四）建党问题：

1. 三查三整：为适应当前的形势必须实行整党三查，即查立场、查成绩、查生活；三整即整非群众观点、整自由主义、整小圈子，应走群众路线审查清。

2. 大胆发展雇贫农党员：从群众斗争中涌现出大批的积极分子，具备了发展党员的客观条件（下），在雇贫中选品质好有威信，忠诚能助人之积极分子，按照入党手续吸收入党。反对保守关门主义。

3. 民主选举，改选党的领导机构：在本年底地委一级以下各级党部实行民主改选，而贫雇农代表保证区支级应有三分之一，地、县级应有五分之一。

4. 培养大批干部，如组织员专门协助各级党部进行介绍、审查、教育新党员之责；（对）训练内容不应是一般的，而应该是按工作部门加以专门训练（政治问题是必须的），如土改、政权、建党等。

5. 部队党应全部公开，以便起模范作用成为全军核心。

6. 组织形式必须按斗争形式而变，更如过去（单）线联系已不能适应当前斗争的需要，应全部编入支部小组参加组织生活。

一九四八年二月

中共闽粤赣边区工委会为粉碎敌人的进攻，

致各地委
各支队的一封信

一敌人开始向我作“重点进攻”，某些地区“一帆风顺”的处境已起了变化。

总队与粤东支队攻克蕉城以前，粤东的局面是只有我进攻不见敌人还手的局面。不管是粤东地区或者是永和埔地区，也不管是总队与粤东支队，或者是永和埔独立大队和各地游击队、武工队、民兵，只要我们敢于出动，我们就一定有挑不完的胜利品，“只要我们敢于胜利，就一定会胜利”。九个月来，我们先后摧毁了蒋匪区、乡（镇）公所六十个以上，缴获长短枪三千余支（包括永和埔独立大队在内），各种机枪至少也有二十余挺，因而壮大了自己与加强本身装备，解除了蒋匪政府加于粤东人民的“五苦”暴政，斗争规模日益壮大，参加群众日益众多，被卷入斗争的地区已宽广又普遍，大部匪特恶霸又为人民所清算惩处，反革命的社会基础大为削弱，创造解放区的条件逐渐具备，我控制区包围敌人据点的形势正在形成，要求“打进县城去，实行分田分地”的呼声，又从在分赋谷、闹减租斗争的群众口中喊出了，这是一个可观的胜利，但这样的胜利却是百分之九十九是不费一枪一弹来的。各支队武装成立以来，有的与敌接触尚不上十次，有的甚至还未曾响过枪，当时的粤东环境，真可说得上一帆风顺，所向无敌的。

闽西南地区的我军，十余年来天天处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，不但主客观条件和粤东稍为差异（如敌人的狡猾、较有经验、碉堡林立，

每乡都有二个班至三个班的地方反动武装，斗争初期群众情绪没有粤东那么高，多少还有内心热表面冷，我党军内部“旧观点”、“小圈子”、“软弱心理”等残余还未彻底产除……），而且发动斗争比较迟，收获还不像粤东那么大，但闽南支队水晶坪一个埋伏战，就毙伤敌九名，活捉少校大队附郑汝勤以下官兵二十七人，缴获捷克式轻机枪三挺，打破闽南革命历史上一次缴获三挺机枪的纪录，震动整个闽南。闽西支队的打漳溪市、袭陈东坑、摧毁大芦溪、九象等乡公所，下洋一役与优势敌人作战中的机智英勇，岩、永各地“为生者除害，为死者报仇”的肃反行动更博得各界好评。自然不能说，他们的处境也和粤东一样一帆风顺，但他们坚决执行去年六月工委扩大会议“展开武斗，发动群众”的决议，与粤东兄弟军配合行动，削弱了敌人（闽西俘伤毙敌四十三名，缴获长短枪一百二十三支，闽南半年来大小战斗三十多次，俘敌三十九名，缴获长短枪六十余支），壮大自己（闽西支队壮大一倍，闽南支队壮大一倍以上），都是在比较顺利情况下进行的。在闽西南我军指战员和地方工作同志共同努力，同时又受着总的国内形势，粤东胜利鼓舞之下，群众斗争的积极性业已提高，反抗三征的自发斗争（如龙岩）和要求领导开谷仓救饥荒的也日有数起（如永定），部份群众已热烈的参加拆毁碉堡、配合作战（如闽南），等待观望的中间人士更加接近我们（龙岩、上杭）许多反动分子开始悔过，表示削极（谷地都如此），闽西南形势正在激变之中。

但是，正在粤东我军完成了普遍小搞，并以攻占蕉城为标志的开始进入大搞，闽西南正打下普遍小搞的基础顺利转向普遍小搞的时候，宋（子文）刘（建绪）两贼（三月九日）在蒋匪广州行辕举行闽粤边区联防会议，商谈“联防联剿”的有关问题已取得协议后，三月中旬涂思宗

由汕首途来松（口），三月十五日召开由涂、曾两匪首主持的六县军事会议，四月一日复在松口进行十县军事会议，闽粤边两省匪军统交“闽粤边区剿匪总指挥部”统一指挥，两团左右的敌军正集结边区各县现已开始其所谓“联防联剿”的“剿匪”计划了。我们一些地区已由一帆风顺的处境转入被敌进攻的情况，某些暴露突出的地区也可能遭遇同样的处境，如果我们不采取适当的对策，粉碎敌人的“重点进攻”，则我们将不能巩固已得的阵地，我们可能陷入被动地位而仓卒应战，继续进攻将受影响，胜利条件行将减少。

二、乐观轻敌，太平观念，进攻中忽视巩固，对可能到来的敌人进攻，思想上准备不够。

九个月来的胜利是空前的，粤东部队本身壮大最高的达一百倍，最低的也有十倍，平均壮大二十五倍至三十倍，整个闽粤边正卷进大闹革命的高潮之中，某些地区已赶上了客观形势的需要，某些地区也正迎头赶上。

九个月来我们毫无障碍地纵横驰骋于闽粤边原野，十二个月民兵击溃百余敌人（如圩沙），八个民兵吓走一个中队匪军（如闽南），小都的围歼、黄金市蕉城的硬攻（总队、粤东支队）……这些固然值得称赞与学习，但由于我们一帆风顺的胜利，造成太平观念、乐观轻敌，幼稚地把自己所控制的地区和刚占领的阵地，美其名曰“解放区”的（如大埔）现象，不懂的或不了解全局的“解放区是敌我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自然结果”，它不能由任何人主观愿望去确定。在这些地区我们还没有建立起以我党为主的人民政权，许多地区连农会都没有建立，民兵的组织也还没有普遍，我们的主力虽然壮大了，但暂时还不够坚强。我们同样还没有把这些地区的人民加以组织起来，实行分田

废愤，这些地区仅仅是游击区而还不是解放区，如果把游击区与解放区混淆起来，不但在认识上有了偏差，而且会迷糊争取真正解放区的建立。同时，过去我们集中大力于进攻，一个进攻结束后又准备另一个进攻，几个月来的胜利紧接胜利，就是进攻跟着进攻的结果。不过，也许是因为我们干部缺乏、经验不足，也许是“解放区没有特务（？）”这个错误认识在作祟，我们在各地普遍发生了对巩固内部、巩固阵地工作的不重视，自以为胆怯的敌人决不敢闯入我们的“花园”，连去年六月扩大会议指出的“当我们的斗争展开到一定限度之后，敌人可能调回一、二个团来镇压，”也觉得是多余的估计，因此，民兵组织起来了，未加紧施以各种训练，区乡保政权摧毁了，未立即组织农会去代替，使到一些农民反映说：“共产党解除了五苦，好是好，但苦无头绪，内部有事无人解决”，没收来的米谷油盐一堆一堆的放在乡村里（如坪沙），缴来的机枪分配人负责时也不够慎重（如水××独立大队），群众报告敌情不立即作战斗准备，甚至大骂一顿，声言“无事实要捉来办”，（石砾子之战）。此外，在任何严重敌情下，都同样要驻人家（如马头山之被围），阿海牺牲，冠英、阿江被俘，在人家弄饭（如工作队），不带米袋、面盆，甚至连行军方向、动作日期也事先公开（如下洋动作），门卫、步哨、便衣哨也不要放（石砾）……头脑里只有乐观太平，思想上没有困难曲折，在优势敌军未进入自己地区之前，既没有进行坚壁清野，适当部署拒敌于大门之外者有之，敌人进入之后，不及时带领民兵做有秩序的撤退转移，不提出对付办法，而消极被动的在包围圈里打圈子，结果遭受损失者有之。这里可以粤东支队与独立大队为例，前者能坚决向既定有利方向活动，而且在敌人进攻之前，作了前后左右中五路的反围剿经营，虽因“一个失着——后方作前方”而“去了一条裤”，但因

有了思想上与实际上的准备，损失轻微。后者不能坚决向既定有利方向进军，而且毫无准备，结果在敌人这次进攻中，本身人数减少百分之四十，武器损失过半，某些地方民兵全部自新，民兵枪枝被缴去几十支。这里还得提起注意的是我们还没有真正做到“知己知彼”，还没有了解敌人在数量上还占优势，还要作垂死的挣扎，岗背之战，敌人二个连长牺牲，大队长在逃，大队附带花，六个排长牺牲，二个还不愿投降。而我军大多数是新出来的战士，战斗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，独立大队尚有打排枪不瞄准、不散开、见敌就丢枪的个别现象，粤东支队石碓之应战，也有班长找不到战斗员，战斗员找不到班长，各走一路的事实。故我们今后必须正确的估计敌我的力量，以一时的现象估计敌人力量过高不对，以局部、个别事实过低估计我方力量也不对。

三、涂思宗所吹嘘的“全面围剿”，原来只是“重点进攻”的代名词。

一般地说，我们手头所有材料还很贫乏，而且都是一鳞半爪的东西，但是，以这些材料去与各地的事实对证，可以说，从敌之兵力分布、进攻方向看，在军事上敌是采取“重点进攻”方针的，从军事与政治——各方面配合进攻上看，在涂思宗的主观愿望上，确可说是“全面围剿”，但时代不同了，涂思宗的“全面围剿”老实一点说，只能是“多方面的围剿”。

以整个闽粤赣边区范围言：敌人集结了十个中队的兵力在杭武蕉梅埔边——岩前到闽休一团二个中队，象洞、将军地到钟勇一个中队，丰稔经沙埠来二个中队，松源驻一个大队（四个中队，大队长姓薛），蕉城开来一个中队，另一个中队在峰市。汀江、三河一带——坪砂尚驻一个中队和大队部，青溪一个中队，花窗下一个中队，大麻一个中

队和大队部，英雄坑驻二个中队，敌人目前的“重点进攻”就在这里。敌人选择这二个地区进攻是有其原因的：(1)因沙坪、育溪等地区是泰露突出已久的老地区。(2)因蕉岭之战后，我粤东支队不断在松源、石碓等地泰露，敌人已知道我主力在何方向（在此之前敌人是不清楚的，下洋之战敌人还以为是刘永生部，其情报也是说刘部五百人在平和、大埔交通之象湖山及马丘坝，闽西之永定、上杭、武平与粤东蕉岭、平远交界之崇山峻岭间），故决定先从这里“剿”起。

分区来看，各地区兵力负担比上述梅县及其边境兵力负担轻得多。闽南现尚有保二团三个大队，一个大队在马山（云和附近），一个大队在小溪（平和属），敌人在这一地区的“重点进攻”也就在这里，敌人对这一地区的进攻是在叛徒罗琳投敌后就开始了的，于水晶坪我军给予狠狠一击后，早已变成被动的与我周旋，从限期“重点进攻”转向长期“重点驻防”了。闽西方面：闽西支队近一个多月来的活动比过去任何时期为多，但闽西敌人却较任何时期为少，环境也较任何时期和缓，除丰稔市驻有敌省保安团二个中队，蛟岭、永定城各驻有敌省保安团一个中队外，永定有县自卫队一个中队、便衣队一队，龙岩有县自卫队二个中队，上杭有县武装二个中队，从潮雷动作至今，还不曾有过敌人进攻之事，永、岩两县府下令各乡保“自卫”壮丁只驻守炮楼不要巡逻，峰市等地不准东人入境，有身份证者也不可，由此可见，闽西敌人是采取“守势”的。

要是在过去，粤东还没有今天这样的斗争规模，而闽南又有叛徒的“积极建设”，闽西、闽南支队又这样动作频繁，敌人早进行疯狂的“进剿”了。要是在过去，敌人决不坐视粤东革命力量的壮大，决不坐视粤东反革命乡保政权的普遍被毁，省得今天涂思宗今天来一个手忙脚乱

的“重点进攻”，但限于兵力不足，士气低落，限于我们斗争范围宽广普遍，在前几个月，他还不肯冒险向粤东进攻，因此，陈言廉不得不接受罗琳“闽西主守，闽南主攻”的建议，也因此，宋刘两贼不得不暂时按下闽西闽南，把全力来先对付粤东我军，更因此，他不能在所有的粤东地区都进攻，而只好选择较暴露和威胁其较大的地区与部队作为其进攻的目标，这就是涂恩宗决定军事上“重点进攻”与“找寻我主力决战”的苦衷。（可参阅四月一日新民主“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”和四月八日“无济于事的增兵”社论）。

既然说敌人在军事上是“重点进攻”，为什么又说，在各方面配合行动上，它又是“多方面的进攻”呢？这是说，敌人这次的进攻不是单纯军事上的进攻，在军事进攻之外，它还有政治的进攻，特务的进攻……但必须指出，在其多方面的进攻中，军事是主要的，没有军事上的进攻他便没有政治的进攻（因为他的所谓政治已早破产了），特务也只在能“进”而不能“攻”（因为人民觉悟提高了，识别力提高了），没有军事上的威胁便也没有利诱的成效，不认识这点，我们便会只在军事上去与敌作战，以“军事上的进攻去对付敌人军事上的进攻”，而放松了在政治阵线上向敌发动进攻，以及忽视了展开群众性的反特务防奸谋运动；或在军事上反“围剿”取得胜利之后，又太平松懈起来，在敌人政治进攻上、特务进攻上吃败仗。应当认识敌人在军事上是“重点进攻”同时又应当认识它是“多方面的进攻（围剿）”的道理，也在这里。

四、综合敌方文件和各方情报，敌人的战略战术、进攻目的、进攻手段分述如下：

此次宋刘两贼在广州商谈“联防联剿”问题时，曾着重检讨过去

联剿的未得其法，越境敌军常与当地政府发生争执，以及两省敌军的未能协同动作，致给我以可乘之机，这次两贼除决定今后无论我军发现于何方省境，“双方的”敌军“统交由闽粤边区清剿总指挥涂思宗统率，边区民众之自卫组训事项统由该清剿部计划实施。惟闽方得推举富有军事认识及战斗经验之现役军事首长（匪首）为该部副总指挥，常川驻部办公（据传说该职为保三团团长陈轻充任，是否确实待查）”从这里可以看出刘、刘两贼在人民的攻势面前方寸已乱，迫不得已抱着“与其给予人民不如给予小蒋介石”的态度，起用失业军阀涂思宗为总指挥，提选反共常败将军陈轻任副总指挥。明知不能起什么大作用，然也不得不如此。

在战略战术方面，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，谈战略则“仍不离围剿原则”，仅把“分区清剿，全面警卫”改为“重点进攻，多面围剿”而已。谈战术则企图以有限的机动部队击溃我主力，而“歼灭”之，然后“零星收拾”。故在此进攻中，敌人的“机动”部队（即主力）常在“重点进攻”地区的周围，或在他们认为是我主力所在地的边沿，以作为“围剿”我主力和实行“追剿”之用，此外另以一部名为伴攻实则“驻剿”“堵剿”。无论是行军、宿营，也无论是“围剿”“追剿”“驻剿”“堵剿”，今天的敌人都比过去来得小心而狡猾（如夜间行军，不走大路，假冒红军、“明静暗动”、“来去颠倒”、“回马擒贼”、“声东击西”等便是）而且着重侦察、埋伏、伴示其无搜剿之意，以松懈我之警觉，并以培植地方反共武装，建筑碉堡列为“绥靖”重要任务之一。

伴随军事之“重点进攻”而来的，政治进攻与特务进攻最为突出。政治进攻上，发动“自新不杀”的自新运动，以恢复乡镇公所“不恢复三征”为钓饵，以“不逃避”“不上山”就不烧抢“以停止民众之抵抗

，”而得长驱直入，为所欲为。在特务进攻上敌军每窜到一地，必须收头安置一批情报员以为其耳目手足，县设情报室，乡镇有情报组，保甲为情报员，限令与我有关之被捕民众担任其特务工作。粤东支队二月间曾被破获借名参加部队之男女特务三名，据供：其确系涂思宗派来之特务，由著名特务头子（属军统局）涂思宗所亲自主持的特务训练班第一期已毕业，并已派出五路间谍，分头活动于梅揭、梅南、梅埔丰、杭武蕉梅等地。尚有一批正在训练中，行将结业，这是值得我们注意与警惕的。

在进攻步骤上，敌人是采取先怀柔后屠杀，先侦察后进攻，先征服上层后镇压下层，先摧残最赤村庄、最赤同志，然后迫令次要村庄、灰色同志参加反共，先恢复乡镇公所然后恢复三征，先叫民众、民兵参加开会，然后迫其交出枪枝……这就是敌人所谓“一分军事九分政如”的具体实施，其目的在于削减我军主力，占领我群众堡垒，恢复乡镇公所解除县城据点的被包围，恢复三征以延长其军事政治崩溃的时日，说得大一点是为蒋介石“准备后事”，和代表美帝扫清其侵略闽粤两省的障碍。

最后必须指出：我们斗争发展到今天这样的局面下，碰到敌人兵力的包围和据点的限制，甚至遇到一时一地的挫折，这也是双方力量竞赛中的正常现象。今天我们虽有些地区面临着敌人“重点进攻”之下的地区，仍有一部份能够发展的，××地区在敌人进攻坪沙前后一个月中缴到长短枪四十七支，光洋六百三十三个，工作队也发展到三十人左右，便是最好的例证。要知道，今天敌人的进攻是在革命高潮中进行的，只要我不死守某一据点，不作逃跑溃退式的退却，而击垮敌人一路，突破敌之围剿，向外挺进，或仅留下少数精干人员（武装）